

王朝秘档



文治武功 传奇皇帝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元秀 主编 刘新亮 编著

“靖难”兴兵得天下，文治武功比汉唐
丰功伟绩，造就一流的封建帝王
残暴统治，为辉煌涂抹丑陋一笔

朱棣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。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◎◎◎◎

朱棣的傳奇皇帝

朱棣

「靖難」兵變撼天下，朱棣對北方邊
軍功偉績，造就一流的打邊爐王

楊善誠著，台灣時報新聞社編

◎ 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生動，是了解朱棣生平的最佳讀物。
◎ 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生動，是了解朱棣生平的最佳讀物。
◎ 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生動，是了解朱棣生平的最佳讀物。
◎ 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生動，是了解朱棣生平的最佳讀物。
◎ 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生動，是了解朱棣生平的最佳讀物。

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0000000號

正 朝 秘 档



文治武功传奇皇帝

李元秀 主编 刘新亮 编著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“靖难”兴兵得天下，文治武功比汉唐
丰功伟绩，造就一流的封建帝王
残暴统治，为辉煌涂抹丑陋一笔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朱棣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治武功传奇皇帝——朱棣/刘新亮编著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7
(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/李元秀主编) ISBN 978-7-204-10104-7

I. 文… II. ①刘…②李… III. 明成祖(1360-1424) - 传记
IV. 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1765号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作 者 李元秀
责任编辑 张惠钧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0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104-7/I·2149
定 价 596.00 元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第一章 生乱世受封燕王	1
第二章 隅之兵图霸业	33
第三章 端礼门兵变显雄心	53
第四章 转守为攻取金陵	104
第五章 登帝位安内攘外	152
第六章 建内阁刚柔并举统四方	175
第七章 兴百业永乐盛世炳千秋	227
第八章 千古功过后人评	261



第一章 生乱世受封燕王

对皇太子朱标来说，洪武二十五年（公元1392）春天，是最烦人最痛苦的季节。

但他也不曾想到，这是他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。

新春正月，恰是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却将新桃换旧符”的时节，帝都应天城内洋溢着一派升平景象。战火早已远去，人们在废墟上建起了比“钟山龙蟠，石头虎踞”的古金陵更显雄伟的应天新城。街衢店肆焕然一新，士庶商民摩肩接踵。到处炸响着爆竹，到处飘溢着酒香。秦淮河上更是彩灯映粉面，丝竹伴桨声。连一向苦惯了的引车担浆者流，那冷了一冬的脸上都绽现出春意盎然的微笑。

但是，皇太子朱标却感受不到这春的气息。

太子所居住的东宫谓“春和宫”，也可称为“龙兴宫”，在这里听不到鞭炮，也听不到喧哗笑语。因为防卫的需要，殿内向来不植花木，故而不可能看到枝头的花蕾或新绿。在这里你只能根据寒暑的变化来判断冬春四季。

惟一能使朱标意识到节日气氛的，便是过春节比平常更繁忙更劳累了。

朱标所处的时代，朝廷尚没有颁布春节休假的制度，君臣们照常上朝。在这点上真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活得舒服。

朱标为朱元璋的嫡长子，系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。他自洪武元年正月被立为太子，迄今恰好二十五个春秋。洪武十年，因朱元璋颁诏：“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，然后奏闻”，国家一般政务实际上已落到他的肩头。又因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一职，析中书省之政以归六部，六部之奏直达圣裁，所以太子的公务就特别繁忙。每日案牍如山，闹得他宵衣旰食，席不暇暖，任是铁铸的



躯体也架不住日锈夕蚀。更不消说，他的身体本就不强，兄弟之中最显孱弱，故而虽四十岁刚过，正值如日中天的盛年，却已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。

遵照《周礼》并沿袭历朝规矩，从“正旦”夜漏未尽七刻钟鸣，皇帝及在京文武群臣在奉天殿行大朝仪，大家互相拜年；拜年而后又于谨身殿大排筵宴，君臣举觞同贺；再而后浩浩荡荡前往太庙祭祀皇帝的祖宗及配飨的功臣英魂……最隆重最繁琐的则是大祀天地。祀前斋戒七日，使其以整洁之身面对神明。到了大祀之日，又是戴月起床，冒寒出宫，祭天于南郊之圜丘，祭地于北郊之方泽。连同大明、夜明、星辰、太岁、五岳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渎及风云雷雨诸神都已祀过，皇太子略松口气，已然卧床难起了。

所以，上元灯节的前夕，宫内即悄悄地流传着太子得病的消息。却只见太医们一遍遍被召进东宫，又各自冷着脸子回去。据说只是“偶感风寒”，但吃的什么汤药，却严格保密，无人能够知晓。

当然，不可能瞒过所有人。太子妃吕氏即是晓得病情的一个。

这一日，姓左的一位年长御医给太子把了半天的脉，而后说句：“不妨事的，将息数日便好。”然后开了药方，无非人参、黄芪、甘草、白芪之类。待向太子床前跪辞过，拿起医包走到廊前的时候，却被太监唤了回来，说吕娘娘有话要问。御医便又躬着身退回。在西厢房里，隔着纱幔与吕妃唧咕了几句。吕妃忍不住呜咽起来。后来，送走了御医，吕妃重新洗了脸匀了面，等再至太子榻前，已是笑意盈盈了。

不一会儿，汤药已然熬好。吕妃便用一只耀州窑的白瓷刻花碗盛了药汤，一匙一匙，亲自喂进太子嘴里。

“没事的，”吕妃说，“御医只是嘱咐你注意歇息。‘三分医，七分养’呢。”

“你拿药方我看。”太子说。

他看了药方，果然也没有什么，随手扔在一边。又问随侍的太监：“刚才我打盹儿的工夫，可有人来过吗？”

太监说：“是秦王遣一位姓莫的长使来过。”

太子便有点警惕：“秦王府的人？来做什么？”

“说只是代秦王问太子的春安。他自己不方便来，否则早就专程来拜



年了。”

太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他都说些什么？”

“莫长史也没说什么。只是说，秦王感谢太子殿下下的关照。”

太子便闭上眼睛，且挥手让他们退出。

太子呻吟似地长叹口气，心里怨道：

“朱校啊朱校啊！我这病恰是你折腾出来的呀！”……

太子的病的确与秦王有关。

洪武帝共有二十六位皇子。乃是：太子标、秦王棣、晋王桢、燕王棣、周王棣、楚王桢、齐王榑、赵王杞、潭王梓、鲁王檀、蜀王椿、湘王柏、代王桂、肃王模、辽王植、庆王橚、宁王权、岷王楸、谷王穗、韩王松、沈王模、安王楹、唐王桢、郢王栋、伊王橚。最后一位皇子楠，刚刚满月便夭殇，故未册封。

以上二十六位皇子之中，秦王棣、燕王棣、晋王桢、周王桢、楚王桢、齐王榑、赵王杞、鲁王檀为洪武三年册封。而蜀王椿、湘王柏、代王桂、肃王模、辽王植封于洪武十一年。直到洪武二十四年，即皇太子朱标得病的去年，又封了庆王、宁王、岷王、谷王、韩王、沈王、安王、唐王、郢王、伊王。

在朱标的二十几位亲兄弟之中，有的已经夭殇，有的年纪太小；而年纪不算太小，已经能够参与国事“为皇上分忧”的，或直言曰“能对明王朝产生影响的”亲王之中，又分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属皇后所生，即他的嫡亲兄弟，共有四位，即老二棣、老三桢、老四棣、老五模。其他的，都是洪武帝之孙妃、李妃、郭妃或其他姓氏不详的妃们所生的了。

太子对朱棣、朱榑、朱棣最为重视，十分操心；尤其是老二秦王棣，他更是爱护备至。但竟是老二让他伤透了脑筋啊！

此事还得从建国之初说起。朱元璋雄才大略，放眼长远，曾与群臣商议迁都。候选的城池如洛阳、开封等虽也有诸多优势，但权衡再三还是选中了关中即陕西西安。恰如御史胡子祺所说：“夫据百二河山之胜，可以耸诸侯之望，普天下莫如关中也！”朱元璋很以为然。但不知为何，此事议过，却不了了之。





迁都事虽已搁浅，但毕竟“普天下莫如关中也”之论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。为控制西北，便将其嫡亲二子朱棣封为汉王，驻藩西安。足见其对二皇子的器重。然而，不承想朱棣并不领情，倒是私下里常吐怨言，怨父皇罚他来边远贫瘠地方受苦。埋怨倒也罢了，竟十分娇纵，对地方官吏和驻边将帅多有不恭，甚至滥杀无辜，惹得民怨沸腾。他以为离京城太远，父皇对他的言行听也听不清看也不爽，想管教亦是鞭长莫及。殊不知父皇因过分的器重，也便予以格外的“关心”。洪武帝何等人物？他可不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的庸王。秦王的诸多恶行劣迹早已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他的耳朵。于是，龙颜震怒，决定治朱棣以罪。

然而，真要治罪了，他却又考虑得很深很深……

洪武帝担心的倒不是一般的犯法违科，而是朱棣这小子在关中究竟有无“异谋”？倘有“异谋”，这小子以“河山之胜”、“诸侯之望”，“举天下”而与老子抗衡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！

思忖再三，洪武帝秘密将秦王押回，交宗人府看管审查。同时令皇太子前往陕西，调查取证，然而太子出行的名义是“巡抚陕西”，慰问关中父老及驻边将士。

就在去年的中秋八月，太子朱标点齐了随行的文武臣僚，浩浩荡荡地出城了。

出城那日，本来天气晴朗，却忽然彤云蔽日，轰隆隆一阵霹雳震撼殿宇。洪武帝大为惊骇，是夕竟夜无寐。辗转反侧，遂召来精通《周易》者入宫占卜吉凶。然后遣中官持谕追赶太子的车驾。

第二天，太子在路上见宫中秉笔太监胡公公飞马而来，喘吁吁高呼“太子接旨”。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未免忐忑。不想圣谕的意思却是：“尔昨渡江，震雷忽起于东南，是威震西北之兆也。然一句久阴未雨，惟有雷火，颇令人疑。因占有‘阴谋’，特嘱尔宜慎举动，严加宿卫。至陕则施仁布惠，以回天意。钦此！”

太子连读三遍，一时未捉摸透皇上的深意。

经数千里跋涉，好不容易到达西安，时令已是秋末冬初。顾不得鞍马劳顿，太子忙巡查视事。陕西本是大省，辖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。不要说踏遍

山山水水，就是挨个儿到九十五座县城站上一站，那也不是轻松的勾当！更无须说，还要接见地方官吏，赏赐有功之臣；还要视察兵营，激励各级将士；还要理刑狱，查仓廩，访问耆老，拜谒寺庙……虽是象征性的，却也劳神乏骨。

自然，最要紧的还是调查秦王究竟犯了怎样的罪愆。查来查去，看来主要是恃宠放纵，未能严于律己。间或潜出王府拈花惹草，竟至强奸民妇，进而又指使扈从将民妇之夫活活打死。此外秦王口无遮拦，常于酒后发泄对皇上的不满；尤其对“迁都西安”一事过于敏感，竟至口吐脏字，大骂持此议者纯是“浑鸟”！……自然，如果设身处地为秦王着想，其真实意思，大概是担心迁都之后，失去他所眷爱的这座王国吧？

然面，秦王究竟有无“异谋”？

此事干系重大，却也最是难查。

何为“异谋”？皇上说的“异谋”指的是什么？

太子倒是在秦王府里住过，却并不见有什么“杀气”。他亦曾拐弯抹角地试探过与秦王最投契的人，包括卫所将校们的口风儿，竟也瞧不出有异常的迹象。总之目前为止他还拿不到秦王有“异谋”的证据。

归根结底，皇上此番令他来处理秦王一案，他老人家究竟想的什么？设若皇上是要治之死罪——依皇上的秉性，未必“虎毒不食子”，“异谋”的小把柄儿说安也是能安得上的！然而，设若皇上不欲治之死罪，而仅仅是要摆一副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的姿态，做出番“大公无私”的样子给世人瞧，那“异谋”之谓纯属无稽之谈呢！

……对了！父皇曾特为谕示他“震雷”云云，是否要他“雷声大而雨点小呢”？

皇太子朱标反复揣摩。总不得要领。

他当然知道，此番巡陕，是要锻炼他处置棘手事务的能力。皇上亦曾谕示他：“自古创业之君，历涉勋劳，达人情，因物理，故处事妥当。守成之君，生长富贵，若非平昔练达，少有不谬者。”这回就是要看他是否能达人情因物理，处事妥当。办得漂亮不但皇上高兴，就是天下臣民亦得服膺钦佩；而一旦将事情办砸，其后果如何，他一时还想象不出……



中国
大百科全书



皇太子又是疑惑，又是愁闷，又有点烦躁不安，又有点胆战心惊。这万般苦处，却又不好向别人倾诉，于是便化作毒液，侵害了五脏六腑。更兼初到西北，水土不服，食也食不好，睡亦睡不宁，爬山越岭，颠踬蹉跌，渐渐便支撑不住，已然有恙在身了。

但他必须强打精神，不能让别人瞧出一丝病态。因为他是太子，是国之“储君”。人们喜爱的当然是一位身体强健、精力充沛而且既有仁爱之心又有治国才能的天才！

毕竟巡抚陕西的时间有限，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对皇上、对国人甚至对秦王、对自己都要有个交代。于是在征询了护从大臣的意见之后，采取些明里暗罩的手段，将秦王强奸妇女致死人命的事情化解，使原告苦主当堂撤诉。至于秦王说的些个“醉话”，虽也有只言片语属实，但迭经人们传播，苍蝇已变成了大象。权且记录在案，待回京与秦王质证，然后请示圣裁。

皇太子好歹熬到农历十一月末。“冬至”将至，陕西早已是冰雪封地，彻骨之寒眼看要将病孱之躯击毙。只好打点行装，撤返京师。

他斜躺在轿车里，一面借手炉、脚炉取暖，一面偷偷服药，在半昏迷状态里与鬼魅抗争。

他有时望着茫茫雪野，觉得此行与此生或许如雪野般的一无所有。

太子此番巡陕，倒是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收获，那便是在他离开西安之前，忽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士子来拜，并献上一张陕西省的地图。展开一看，不禁又惊又喜：只见全陕西省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，一山一水，一关一隘，沟壑草木，矿产资源，皆朗朗分明，标得清楚而准确。他重赏了进图者。乘着一时的兴奋，准备草拟一份《进图表》。他知道对父皇来说这是一份极好的礼物。父皇不喜欢珠宝，喜欢的就是土地。他太了解父皇的脾性了！

他在《进图表》中含蓄地表达了勘察测绘之苦。他相信父皇能从这地图上看到皇太子的足印……

然而略一思忖，他又突然有了另外的想法，并为刚才的想法感到了羞愧。

他“哧哧哧”地将《进图表》草稿撕碎……

“唉！也真是折磨了二弟！”病榻上的皇太子又喃喃着。

自打巡抚陕西回来，朱棣便三番五次派人来东宫打探消息。但太子不漏





中国
帝王将相
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



一点口风，闹得朱棣提心吊胆，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其实，不要说朱棣，连太子本人也心里没底。

最近的几年，说是“君臣和睦”、“国泰民安”，但奸佞出的也不少，连开国的功臣勋旧都有不少落马。轻则发配，重则杀头，甚至株连九族。尤其是一个“胡惟庸案”，牵连了多少人啊！先是胡惟庸以左丞相职图谋不轨而伏诛，一时震动朝野。而后又有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“胡党”共一万五千人受株连。甚而太师李善长畏罪自缢；致仕大学士宋濂（曾经是太子标的师傅）被抄家、发配，死于路上。父皇近来又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“播告天下”，告示上被列入“胡党”名单的就有韩国公李善长，列侯胡美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费聚，已故侯顾时、陈德、华云龙、王志、杨璟、朱亮祖、梅思祖、陆聚、金朝兴、黄彬、薛显，以及都督毛骥、陈万亮、耿忠、於琥，凡二十人。对这些人的罹祸，虽多是其咎由自取，但太子心里，却隐隐有些痛惜。

那一回，他大着胆子为李善长说了几句话，不仅未起作用，反倒惹皇上生气，也伤了他们父子间的和气。

那是洪武十三年的一個春日。天气晴朗，太子陪皇上在乾清官议事。其实胡惟庸刚刚伏诛，而李善长因与胡有戚谊关系而受牵连，皇上欲加之罪。太子对李善长虽无很深的了解，但以前母后在日，曾听她说过李善长的一些好话，便向皇上进谏。说：“父皇诛夷过滥，就不怕忠臣们寒心吗？”皇上一时默然。稍顷，令人取来一根棘杖，放到地上，对他说：“那是什么？汝且为我取来一看！”太子因惧棘针刺手，便没有拣取。不料父皇又说：“拣呀！为何不拣？是怕刺手吗？”随即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朕令汝取棘，汝以为棘上有刺，怕伤汝手。若得棘刺除去，不就无虞了吗？朕如今所杀的大臣，便是为汝除刺，汝难道不明白朕的良苦用心吗？”……但当时太子并不感激父皇这种“拔刺”的办法，倒凭了年轻气盛，直抒胸臆。便与父皇争辩说：“父亲的用心儿臣当然知道。但儿臣愿意父皇用尧舜的办法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有句话就说得太过冲，太过刺激：“父皇难道就不明白，‘上有尧舜之君，下有尧舜之民’吗？！”于是惹得父皇怒不可遏：“什么？汝是讥我为桀、纣吗？！”随手搬起御座向太子头上砸去……。如果说父皇处置大臣是为储君拔除棘刺，太

子亦能理解；但令他痛苦的是，何止大臣，尚有自家的骨肉兄弟呢！朱梓是如何死的呢？

潭王朱梓是太子的八弟。他一直驻藩长沙，远离京都，按说不会与谋逆的奸党沾上边儿的。可谁知因为他的岳父於显及妻弟於琬坐胡惟庸党而被诛，他自己也便恐慌不安。果然有人告他“潜谋作乱”。父皇便立即召他来京受审——就跟这一回对待秦王朱棣毫无二致。偏潭王十分愤恨，索性“破罐子破摔”豁了出去，根本没有秦王朱棣的明智，于是愤怒对传旨的大臣喊道：“我不去！我宁见阎王，不见贼王！”说罢，撵走大臣，关闭宫门，与其妃於氏紧抱一起投入柴薪。顿时火光冲天，连同整座王宫化为灰烬！……

长沙的那把火已经烧过去两年了，但是那种烧焦的肉体的气味仍在。太子间或也梦见那火，烛天烛地，而人在火焰上舞蹈。有时那在火焰上舞蹈的并不是梓，而是其他人，甚至也包括了自己！

他也常在梦中请求梓的宽恕。虽则他也知道，那治梓于死地的并不是他，而是父皇。但他毕竟是太子，他应该能在父皇面前为兄弟说几句话的。可惜他没有说。为此他深怀愧疚，意识到这将会影响到他的寿夭！

也许，正因为有潭王梓的前车之鉴，他这回必须为秦王棣开脱了。

那刚好是春节的前夕。太子风尘仆仆回来，急忙去文华殿觐见皇帝。他记得那日奇冷。从东宫到文华殿并无多远，他却已手足冰凉。车子里的太子觉得寒彻骨髓，突然间有一种诸葛武侯在五丈原巡营时的滋味。

皇帝年逾六旬，但健康得令他羡慕；而他刚刚四十出头儿，已自觉行将就木了。

父皇照例说了几句慰劳的话，马上切入正题，由太子禀报赴陕的前后经过。他说，遵照皇上旨意，他在陕西“施仁布惠”，使庶民咸颂万岁恩德……但皇上听得并无兴趣。或许，此类颂词皇上听得太多而腻了吧？听着听着，皇上突然插问一句：“你是伤风了？怎地一直咳嗽？”

“哦，儿臣是有一些儿伤风，但并无大碍。”他这才意识到适才是嗽声不断的。他甚至还往小太监手捧的盂里吐过几回痰。

“那就快说说秦王的事吧！”

“是！臣遵旨……”太子知道这才是“正题”的开始。他字斟句酌，把



早已默念过的奏稿再念一遍。一面念，一面察颜观色。

他当然先从无关紧要的事上说起。的确不错，秦王对自己太过放纵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些不该做的事。但多系身边的人误导教唆。儿臣已将所关涉之人带来，候皇上查明后交有司发落……他看了看皇上，见皇上眯着眼睛，神色平静，知道他的所供与秦王之所供比较契合，没出什么纰漏。他又看了看龙案另一侧侍立的几位大臣——刑部的尚书和侍郎，大理寺卿和左、右少卿，还有一位御使。大家只知道面对皇上诚惶诚恐，而对他的陈奏，看似听得仔仔细细，但也许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太子擦了把汗。他估计秦王的命运会比潭王的好。

太子继续陈奏。终于接触到最为重要的亦即有无“异谋”的问题了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太子在心里准备了几套奏稿，他可以随时根据皇上的态度变换说法儿。当然，他已打定主意要为秦王开脱、转圜。但绝对不会如洪武十三年那回，因言语不当而差点让父皇的椅子砸到头上。

他说道：“秦王极其关心军事，时常带领王府护卫练兵习武”……此时皇上的眼睛一亮，眉毛一耸。“然则经臣一查，他这是谨遵圣训：不要以为天下既定便丢弃了弓箭刀枪。皇上不是亦时常考核文臣们的箭法吗？”……此时皇上微微颌首。旁边的大臣们也互相觑上一眼。

太子又说：“秦王的确与当地驻防的将军们过从甚密，常一起围猎、饮宴……”此时皇上将原先偏坐的身子调整过来，眼睛也直直地盯向他。皇上说：“他不在王府里好好呆着，整日里钻军营，与那些都督、指挥、千户们喝得烂醉，都闹腾些什么？”

太子对此早有防备。他并不急于回答。他又咳嗽了几声。他用袍袖拭了拭额上的汗。其实，冷汗早将内衣潮透了，凉冰冰贴在了身上。他不由地打个寒噤。

“噤?!”皇帝站起来，目光凶凶。

几位大臣也都盯着他。殿里静静地。在他又咳嗽的时候，某位侍郎竟也喉头发痒随着咳了一声——却不敢真咳，忙用袖头堵住嘴巴。

这一刻，被囚的秦王是否也会咳嗽呢？

秦王的颈项是否会因这咳嗽而突然发凉呢？



是啊，秦王桧的命运须臾间便会有结果了！

后来，当皇太子标又回到那记忆中的须臾间时，他都后怕得要命。他想象着秦王桧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，朝他声嘶力竭地大骂：“你这狗东西！竟还是我的亲哥吗？是你把我送上了断头台呀！”……而正因为有这种想象，太子标从记忆中回到现实之后，便会有莫大的自豪与骄傲！

是他把秦王桧的性命保住了！

就是在那可怕的须臾间里，他忽然发现父皇的眼神凶则凶矣，但却有着一丝丝悲哀，一丝丝怯惧，一丝丝祈求，一丝丝鼓励……总之是复杂而奇怪的眼神。

他恍然大悟。也许，恰是在这一刻，太子标才完全理会了，父皇在他离京之后，为什么遣中官飞速撵上，传达那条圣谕！

是的，也许是那声震撼殿宇的炸雷，震聋而发聩，使父皇终于明白了，必须提防看不见的“阴谋”。卦上的“阴谋”寓意丰富，未必指的是某个人，或某几个人（胡惟庸党），在明目张胆地挑拨他们父子之间自相残杀。这“阴谋”的制造者，只能是看不见的鬼魅啊！

是的，父皇其实最希望看到的，是借太子的手，堵住别人的嘴巴，而将他的亲兄弟救下。

既明白了父皇的本意，后面的话不就好说了吗？于是，太子便解释说：“陛下您把他派在那儿，令他节制陕西兵马，为的就是防备蒙古人。他与将士们过从甚密，那不是好事情吗？至于酒醉说几句浑话，或做几件浑事——比如于军帐中拉民女来劝酒等种种劣行，陛下可加深责。但切勿重办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皇上意愈加恼怒了。皇上离开御座，咚咚咚走到他的面前叱道：“汝竟敢替他开脱！他身为亲王，其行迹却如市井之徒！不要说在军中胡闹，即使在王府之内，又该当何罪？……”然而，虽声色俱厉，却与洪武十三年之声色俱厉迥然不同。他明白父皇是在同他演一出戏。

接下去太子又解释说，秦王并非反对迁都。他实在是对秦地爱之太深，生怕因迁都而失去那块封地。他在那儿已有多多年，与关中父老是有了水乳交融的深情。他不似有的亲王，本有王国，却恋着帝都的繁华而迟迟不肯就藩。秦王在关中苦心经营，恨不能三年五载便将陕西变得如江、浙相似。“陛下请



看，这便是由他亲手绘制的陕西地图！”

太子在这节骨眼儿呈上陕西地图，而且能大胆地欺骗皇上说这是秦王所绘，这太出人意料。不要说在场的大臣，就是皇上也颇受感动。皇上将地图在御案上展开，手指轻按着，脸几乎是贴在了图上。那斑白的长髯在图上拖来拖去。他是要亲吻这片大地。大地给了他柔情。所以，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眼里分明有泪花在闪动了。

于是后来皇上在太子和大臣们的恳求下，决定宽宥秦王。不仅没有杀头，没有废为庶人，没有削其王位，甚至连俸禄也只是减其三年二载。但是皇上要秦王好好研习洪武六年颁布的训诫诸王的《诏鉴录》，一条一条，一字一字，对照自身，好生反省。如有重犯，严惩不贷！……

太子忍不住潸然泪下。这眼泪是为秦王流的，也是为皇上流的，更是为他自己流的。

“秦王驾到！”

随着太监尖细的一嗓子，门帘闪处，一个高大身影扑进来。踉跄两步，喊一声：“大哥！……”便在太子的榻前跪倒，泣不成声。

“唉，二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请坐！”

但是秦王并不坐。他把宫人摆好的座椅搬开，抹着泪水说道：“大哥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受我三拜！”说罢，行拜礼。太子原想他一拜三叩首也就罢了，不料连续三拜九叩首。

秦王的座位靠得太子极近，两个人面对面，彼此可以端详得清楚。太子看到的是一条高大硕壮的汉子。眼眸虎虎的，里面存了粗蛮与率直。皮肤粗糙些，显然是西北的气候所致。那儿风多而雨少，太子受不了，就常咳嗽，有时也吐粘粘的痰，所以他就多少替秦王抱点儿委屈。

秦王泪眼模糊地打量太子一眼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那么疲弱，那么憔悴，鬓发已显斑白，瞧上去倒比父皇还老。他知道那白发里就有自己的一份儿；至少眼前的疾病就与自己有关！……他顾不得自己泪脸如洗，倒要去擦太子腮上的几滴。哥儿俩便抱头痛哭起来。

哭罢，秦王说道：“大哥呀，你这活命之恩，我是终生难忘呀！”

太子说：“你看，怎能那么说呢？要说恩德嘛，那也是父皇——”



“不不不，我都清楚！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！你做的对！我三番五次派人来找你，你一概是闭门不见。急得我撞墙砸窗，亦曾骂过你咒过你。唉！想不到你倒暗暗地为我使劲！替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却又不叫我知道。特别是那张陕西地图，本是你受了苦累……却把功劳加到我的身上！唉！你让我该怎么报答你呀？”

太子淡然一笑说：“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兄弟之间何言‘报答’二字？”

秦王也笑了：“对对对！常言说‘大恩不言谢’。所以我就什么谢礼都不带。方才你说‘你是谁，我是谁’？你是太子，是明日的皇上。我是谁？我是你的臣下！我就预备着做你的忠臣了！”

他这话倒令太子有点尴尬。既然尴尬，也再无话可说。默了一会儿。秦王知太子有病，不便久坐，便起身告辞。秦王走后，太子又复躺倒。眯上眼，似睡未睡。尴尬慢慢消去了，但另一种情绪——歉疚，或者说羞赧，却代之而起，云雾似地从地下浮起，将他包围。

朦胧中，有一袅袅娉娉的身影从这云雾中渐显出来。

向太子袅袅娉娉走来的是秦王的妃子邓氏。

秦王有两位受册封的妃子，一位是元朝时河南王王保保（即扩廓帖木尔）之妹，一位是宁河王邓愈之女。邓愈系开国功臣，战功卓著，洪武帝宠爱有加；但死得早，寿只四十一岁。也许，幸亏他死得早，才未能卷入身后的的是是非非，而得以保全名节。

皇太子朱标很相信佛说的“缘”。尚无这次奉旨巡抚西安，他何以进得秦王府？何以见得这位绝世美人？此即所谓：“若此有则彼有，若此生则彼生”也！

为了查清秦王的罪行，那一日他带了扈从官员和兵丁进得秦王府。以他的身份，他可以而且应该各处细细检查。每一栋房，每一条廊，角角落落，甚或花园的每一块石头他都可以而且应该查到。须知大凡要闹事的人，都把很重要的证据——比如谋逆同党们来往的信札，或者“僭越”的器物藏匿在隐密之处。而且只要看一下宫殿内是否堆金积玉，有没有连皇上都不曾见过的珍宝，即可推定该王会不会非法敛财了。

校尉们早已把王府团团围住。王府外早威赫赫摆好了太子仪仗。什么旗

